



作本色人，说根心话，干近情事。

——明·吕坤《呻吟语》

公方贤

熊学义◎著



□ 长篇官场小说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公方须

熊学义◎著

□长篇官场小说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务员/熊学义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 7
ISBN 978-7-80742-456-7

I. 公… II. 熊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1647 号

公务员
熊学义/著

出 版 人	姜钦云
策划编辑	朱光甫
责任编辑	贺芳心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版 次	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31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456-7
定 价	32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[http://www. bhzwjy. com](http://www.bhzwjy.com)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01

西装革履领带飘，进出小车好风光，是人们眼中的公务员；指点江山绘宏图，振臂一呼云者众，是人们眼中的公务员；迎来送往热闹景，左右逢源百事成，是人们眼中的公务员；终身都有俸禄养，生老病死单位扛，是人们眼中的公务员……在很多人看来，公务员好处太多了，有保障，有前途，有权力，甚至还有金钱与美色，因此追逐者云集。从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逐年猛增可以看出，人们对公务员身份的追求势不可当。

报考公务员是时代赋予大学毕业生们服务公众、步入仕途的机会，想找份稳定工作的、想品味官场滋味的以及想造福人民群众的广大青年，纷纷瞄准机关大门。

余非就是公务员队伍中的一员。他大学毕业后，不堪求职路上的漂泊艰辛，拗不过家人的殷殷期盼，参加了某省级公务员考试。通过笔试面试等一番奋力搏杀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从而来到中部地区的一座城市上班。



但他首先面临的，并不是喜悦。

那天，女友叶仙儿专程从千里之外跑来看他。在一间出租屋里，女友抱着他亲了又亲，然后坐在床沿，平静地说：“我们分手吧，我要到北京去。”余非很惊讶，“你真的要丢下我一个人吗？我们相恋了两年，而且……”女友的眼中噙着泪水，“我会将孩子打掉。”余非仍想挽留，“何至于如此呢？”女友的表情尽管悲伤但透着坚定，“是的，我学了四年油画，我要去追求我自己的理想。而你，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，你再也不会陪着我东奔西跑了。”

余非知道叶仙儿依然爱着自己，一如他对叶仙儿的爱，但他留不住她离去脚步。“这是什么鸟爱情？”余非尽管很痛苦，但他也是有文化的大学生，懂得人的生活轨迹各有不同，谈恋爱就像坐电梯。他记得有人就曾将爱情比做过坐电梯——你我同时走进电梯，这是缘分；而两人彼此吸引，这是机会；最后又彼此都向对方的生命迈出了一步，把手拉在了一起，这是结果。但这还不是爱情的最终结果。一个人的寓所在20层，另一个人在10层，两人相距太远。10层的不可能高攀上升，20层的也不会俯就下降，各有各的生活空间、生活习性和理想追求。现在，10层到了，居住在10层的只有走出电梯，分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
余非孤独地坐在出租屋中，闻着女友离去后留在被窝中的残香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余非在修州市委宣传部上班。这本来是一个挺活跃的部门，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他在社会宣传科没干多久，就被重新调整分到了理论科，同事背地戏称为“发配”。因为理论科的工作不比经常在外组织活动的社宣科，待在办公室阅读报纸和上级文件精神，然后闭门造车是常有的事。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往这样一个相对闭塞、工作枯燥的环境里放，无异于将其打入“冷宫”。

余非很不理解领导为什么这样做，后经多方打听，了解到那位姓游的副部长在医院住院二十多天里，别的同事都去看望了，而只有他没有去。余非感到委屈，一来他没有这个意识，因为他自己生病住院时，也没有同事看望

过他；二来别的同事去看望领导时也没有谁邀一邀他。就这样，他竟被领导视为不谦虚的年轻人。当然，这只是猜想，因为这位游长江副部长没有在任何场合作出这样的评价，只是建议一把手加强理论研究的力量，由此将中文系本科毕业的余非调整到理论科来。

“或许真的是工作需要。”余非只能这样安慰自己。但天天左抄右拼帮领导写作所谓的理论文章确实让他感到很乏味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里，回忆在大学时的往事成了他感情生活的重要部分。大学时光充满着快乐，充满着爱情的甜蜜，怪不得有人将大学校园称为“象牙之塔”。但走出校园就不同了，荆棘丛生，处处陷阱，余非就是在求职过程中四处碰壁后，尽管知道叶仙儿不太乐意，还是听从了父亲之言，报考了公务员。因为一旦考中，从此吃上“皇粮”，虽不一定能荣华富贵，却也可以保证衣食无忧。

“找工作难啊，考公务员更不易，你既然有幸考上了，一定要懂得珍惜。”和同学通电话时，余非偶有抱怨，同学便用这话来回答他。此话不假，余非当然不会因为工作上的这点不顺心而丢弃不干，那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。

所以余非只有耐着性子在理论科干。他在读大学时买了台手提电脑，现在特意接通了网络，好在忙不过来或江郎才尽之时到网上搜索相关的文章，然后改头换面交给领导应付了事。因为领导对报纸较为关注，抄多了报纸上的文章会引起领导的注意，骂他不动脑筋。而网络就不同了，好文章千千万，领导要想察觉很难，更何况，领导都还不太善于使用互联网。

手提电脑接通网络之后，给余非带来了工作上的便利，也为他消解寂寞和孤独起了重要作用。网络上的信息五花八门，玩的花样也千奇百怪，但余非却对一些黄色网站上的色情影片情有独钟。美女的裸照、云雨的镜头，常在他的电脑屏幕上出现。因为他自失去女友叶仙儿之后，作为所处孤独环境之中的一个孤独男人，心理要比常人更加脆弱。

包括余非在内，理论科共三个人，科长叫章洪铭，另一名科员叫吴盛。章洪铭快五十岁了，由于天天钻在纸堆里，已熬成了满口“经典”理论的老



学究。余非经常听他念叨一生写的理论文章有几个人高，得到的获奖证书塞满了几抽屉之类的自我吹捧的话，不免起鸡皮疙瘩，心想自己几十年后也会和他一样如此不堪吗？

02

那吴盛比章科长要年轻，却是个不务正业的主，整天泡在股市上梦想一夜暴富，哪有心思搞调研写文章？余非的到来，最高兴的就属他了，因为领导交办的任务大可推给新来的余非去完成。吴盛无心于工作，老学究又要摆老资格，装腔作势提出些所谓新观点，但并不成文啊，劳神费力地拼凑成文章只能是余非一个人的事。余非这个苦啊，真没法说，只能埋下头去满身疲惫地干着。

章洪铭对他的表现显然比较满意，几次暗示说，他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了，而吴盛整天泡在股票上，他已懒得去管，不过将来他下来了，这科长的位子也不会给吴盛。言下之意，余非只要好好干，他会考虑设法让其接手的。余非一笑，心想我对你这个科长位子才不感兴趣呢。不过表面上还是恭维了几句，说：“你是我们市的理论权威，你下来了，估计没人接得上手。”章洪铭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你多锻炼几年，说不定能赶上我呢。”

章洪铭对余非的生活看来还挺关心。一天，他对余非说：“审计局的老局长要到上海他女儿家去住了，估计一两年不会回来住。他想锁死房子再走，又担心长期无人住家里会起厚厚的灰尘甚至霉变，也担心会有盗贼打主意；想将房子出租，又担心社会上的租客不会爱惜，弄得乱七八糟甚至损坏他的家具和电器。”

“那他想怎么样？”余非问。

章洪铭说：“我当时就想到了你，说你是我科里的干部，一个文质彬彬的大学毕业生，一直在外租房子住，如果让你搬到他家去，应该信得过。老局长听了很高兴，说既然同是机关干部，他当然很放心。至于租金嘛，你看着拿些就可以了。”

余非也觉得很划算，老局长家的套房肯定要比现在自己住的单间强得多，而且家具、电器什么的一应俱全，生活在其中岂不美哉！余非当即表示同意。

搬到老局长家后，余非才知道住在对面的就是这修州市的女市长。

这女市长姓王，名晓慧，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，离异后，她一直没有再婚，而是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于工作之中。由于个人努力再加仕途顺当，她一路步步高升，直至成为这座中等城市历史上首位女市长。

余非在修州工作仅一年有余，不太清楚这位女市长的过去，只是或多或少听到过她的一些传闻。比如有人说她是少见的一个女强人，男人不敢碰的问题她都能够解决，颇为人们称道；又有人说她具备女人少有的妖媚，迷惑过无数上级高官，从而取得今日之地位，甚至煞有介事地指出谁谁曾经和她有一腿，并说她丈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决意与之离婚的。

余非知道对于一个大人物而言，流言飞语是免不了的，他也不去深究这里的真真假假。余非只是觉得，这样一个女性无疑是优秀的甚至高贵的。从她在电视中的画面和现实中的神态可以看出，她不同于一般的女性，她的眼神威严而具有穿透力。

其实余非在现实生活中极少遇见她，即使是搬到老局长家来住以后，他也很少与住在对面的王市长照面，因为她早出晚归，因为她来去匆匆。

有次余非很晚回房，取出钥匙正准备打开房门时，王晓慧市长恰好也刚从外面回来。

“王市长，您好。”余非微笑着打着招呼。尽管他们并不熟悉，但市长的光辉形象谁会不认识？就是普通市民，也早在电视上、报纸上见过。而作为她的邻居，还能见了面不打声招呼吗？

“你好，你是老局长亲戚吗？”王晓慧问。



“不是，我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，老局长到上海女儿家去了，我暂时租住在这里。”

“宣传部的？租住在这里？”王晓慧不禁打量了一下余非，又问，“老局长要在上海住很久吗？”

“大概一两年吧。”余非笑着说，“我一来帮他看着房子，二来也是给自己找个方便，因为我是从外地考公务员过来的，一直租房子住。”

“哦，那以后咱们成邻居了。”王晓慧也笑了笑。这时，她的房门已开，里面伸出一只女孩的手，接过她手中的包；另一只手摆好拖鞋，将她迎了进去。

余非知道那女孩是她的保姆，因为他与那女孩见的面要多些。保姆每天都会按时去买菜，两人经常能遇上，而且那保姆在阳台晾晒衣物时，也常能与站在老局长家阳台上的余非目光相遇。也许都是年轻人又加上是邻居的缘故，两人常常报以会心的一笑。

那保姆叫王紫君，刚刚十八岁，应该是王晓慧市长的一个什么亲戚，她管王晓慧叫姑。有次余非问她：“你这么年轻，干吗没有读书呢？”王紫君说：“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一拿起书就头疼，初中毕业后就没去了。”余非又问：“那为啥不干点别的，整天做家务多烦呀。”王紫君不以为然：“我才不烦呢，我喜欢干家务。”“哦……”余非还想问什么，想了想又算了。不过这王紫君倒是一个很爽朗的女孩，她对余非说：“我当然比不上你们知识分子，但我姑说了，等我长大了帮我找个城里有文化有工作的小伙。”余非一怔，心想这女孩倒直爽得可爱，这话也说得出口。王紫君见余非睁大眼睛直看着自己，不禁羞红了脸，说了声“我还有事”，便转身匆匆离开了。

望着她的背影，余非暗叹：这小姑娘虽没啥文化，却出落得像个天仙似的，真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。余非又想，看她那么小的年纪，又来自农村，说不准还是个处女呢！想到处女，余非就发笑，因为这个话题以前在学校时常被同学们提起，特别是那几个色得要命的铁杆，成天挂在嘴边的就是谁跟谁好上了，谁他妈的又破了几个处。甚至会有人自个儿跳出来大叫：“我就是破处高手。”其实，余非知道，大伙也都知道，哪有那么多人有破

处的福气；现在读大学的女孩，有几个是原装的呢，不少中学时代就玩完了。

但是，眼前这个小保姆应该是原封未动的，余非想。随后他又不禁哑然失笑，心想她是不是处女关自己什么事呢？自己这不是犯傻嘛！

03

余非的老家是在修州市治下的梁木县县城，父亲叫余洪清，在县教育局工作；母亲聂美凤原来在车灯厂，后来随着企业破产倒闭而下了岗。余洪清性格外向，能说会道，但由于有时吹得没有边际，少有人信他。不过，自从他儿子进了市委机关，人们倒不得不高看他一眼，怎么着也算人家有本事。尽管这完全是凭余非的个人努力，通过公平公开的考试取得的职位，但在余洪清的嘴里，则说成是多亏了他的斡旋。

因此便有了找余洪清办事的人。抓只鸡送条烟的那不在话下，余洪清一概应承下来，说以后用不着自己出面了，儿子超过了老子，等儿子回来了，让他到县里去协调协调。但有一件事却让他坐不下来，急着要到修州来找儿子。

这天，余洪清赶了老远的车，来到修州市委宣传部找到正在忙着写稿的儿子。余非见父亲来了，便请了假将他带到住处安顿下来。余洪清问：“你小子怎么搬到这么好的房子里住了？”余非回答是审计局老局长的房子。余洪清听了很高兴，“你挺有面子的嘛，局长的房子让你住，按说他也是正处级呢。”余非便又解释了一通，说是替人家看房子，然后，才问起父亲的来意：“爸，你是专程来看我呢，还是到市里办事？”

“我是专程来找你的，商量一件大事。”父亲的话让余非吃了一惊，只见父亲从包中取出一个信封来说：“这是县二中的副校长卢未兴给我的，



他求我帮他把位子扶正。”余非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以前只知父亲爱贪些便宜，没想到这种事他也敢干。余非说：“你在教育局混了一辈子仅是一个享受副科级待遇的工会主席，你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去安排人家一个副科级单位的正职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！”

“不是还有你吗？”余洪清说，“人家可是冲着你在市委宣传部呢。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县里的教育是县委宣传部管？”余非哭笑不得，说：“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，下面谁会听我的呢！”余洪清摆摆手：“不对，你在这虽然是普通干部，但对于下面县委宣传部来说，毕竟是上级机关的干部，多少会给些面子。再说，你在这也待了一年多，难道还没和部领导搞好关系？可以请他们出面打个招呼啊。”余非心想，老爸啊，你哪里知道我在这里的处境哦！想想还是没说这些，怕让父亲担心。

见儿子不吱声，余洪清又举了举手中的大信封，“这是卢校长送来的一万块钱，你可以拿几千送你们的领导，让他出面说说。事成之后，卢校长答应再给一万。”余非想也不想便拒绝了，他深知自己的分量，不可能办得成这样的事。余非说：“你赶紧将钱退还给他，我实在做不到。”余洪清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也知道这是难为你。你刚上班不久，还没有形成气候，但我在酒桌上说了大话，无功而返实在是脸上挂不住。”

余非还是没有松口，哪怕说试一试，这让父亲很是沮丧。

天黑了，因为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菜，余非叫父亲一起上街边的餐馆吃。刚出门时，正好遇上在楼下买盐上来的王紫君。“咦，你们这么晚了上哪去？”王紫君问。余非说：“家里没菜，准备带我爸到街上吃饭去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……”王紫君眨巴眨巴眼睛，“要不到我这儿吃吧，我姑原说回来吃饭，刚才又突然打电话说不回来吃了，你说我一个人哪吃得三四道菜？”

余非想了想，接受了王紫君的邀请，于是三人合在一处吃。

余非怕弄乱弄脏了市长的房间，执意将菜端到老局长家，并让王紫君也到这边来吃。席间，余洪清闻听眼前的这个小姑娘竟是市长的侄女（余非是这样介绍的），又惊又喜，不停地端茶倒水，热情得很，刚才被儿子拒绝而

生出的怨气一扫而净。

余洪清对王紫君说，余非从小就很听话，刻苦读书，直到上了大学，仍然不改勤奋上进的本色，不像别的学生都忙着谈恋爱，否则也没有本事考上公务员。

余非听着直想笑，心想老爸你也真能骗人，我读大学时不但谈了恋爱，还与女生同居了呢，这你也是知道的啊！

只听余洪清继续介绍说，余非还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呢，在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听说某山区的小女孩因为家境贫寒过早地辍学了，就翻山越岭找到女孩的家，劝那女孩的父母改变主意，并拿出自己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。说到此，余洪清眼中竟噙着热泪，“唉，我这傻儿子也不和家里说一声，没有了生活费，竟在学校吃了整整两个月的霉豆腐。”

王紫君眼泪汪汪地望着余非，心中写满了崇敬。这让余非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这样的无中生有真亏父亲说得出口，但他又不好当面戳穿，那会让大家都很尴尬。

王紫君出门后，余非便责怪父亲信口开河，存心唬人家一个小姑娘干吗？余洪清笑了，对儿子说：“你难道真是个傻小子，爸的用意你会不懂？你看这姑娘长得多水灵，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身份，你难道连这点敏锐性也没有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？别瞎说啦。”余非不以为然，抑或是他想避而不谈。余洪清唯恐儿子犯浑，又说：“市长的侄女和你走得这么近，可以说是天赐良机，你如果不想办法抓牢她的心，你就是个十足的浑蛋！”余非不服气地说：“你才浑呢，人家才多大，才十七岁，就想这些歪歪主意干吗？”

“嘿……”余洪清又一笑，“现在年轻人早熟，别看她年纪还小，心里却跟明镜似的，会不懂？”

见儿子不搭话，余洪清继续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放不下那个叶仙儿？我早说了，你们不现实，两人一个南方一个北方的，相隔千里，多不便啦。即使成了婚，你有心陪她去趟娘家都够你受的，分了好。”

余非痛苦地低着头，看来对叶仙儿还是有些放不下。余洪清也不好再多



说什么，只是在内心开始盘算起刚才见到的王紫君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这王紫君要比儿子以前的那个女友叶仙儿强多了，虽然她不比叶仙儿有文化，但她是市长的侄女，只要儿子有本事把她弄到手，娶了她，以后的路可就是金光大道，光宗耀祖、荫及子孙、惠泽亲友那是铁定的事，别说一个县级中学的校长能轻松自如地安排，就是再大一些的事也能够搞定。

住了一晚，余洪清要回梁木县了，他再三叮嘱余非，一定要思想上成熟，像王紫君这样的女孩，应该多花些心思。余非不想再与父亲争执，便敷衍地点头答应。

04

别看余洪清就这样走了，可他的话却在小姑娘王紫君的心里起了波澜。小姑娘想，这余非不但学历高有文化，没想到心眼儿还这样好，肯为了一个辍学女孩吃上两个月的霉豆腐，人品着实难得。因此，她在往后的日子里有意无意地与余非有了更多的接触。余非当然不太清楚她内心到底想什么，只知道是她或许把自己当做她的大哥哥那样看待。因为余非自己本身也是如此，他对于王紫君这样一个小姑娘，除了在心里面感到亲切外并无其他，一如大哥哥与小妹妹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

余非也并非没有起过邪念，一个独处男人的生理煎熬有时可以把人折磨得半死。但是不是真的要打王紫君的主意呢？余非当然知道不可以。一来人家还那么小，最多属情窦初开，根本不懂那男女之事；二来自己并不爱她，如果一旦发生了那种关系，人家非要嫁给自己怎么办呢？自己不是要一辈子为这短暂的感官愉悦付出代价吗？至于父亲一再提醒要思想上成熟，要找机会攀这个高枝，可自己真有攀高枝的必要吗？自己虽非富非贵，但也是一个公务员，一个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开拓美好未来的年轻公务员。再者，王

紫君虽名为市长侄女实为市长保姆，她在市长心目中到底占据何种地位还未可知。

但不论如何考量，余非绝不至于冷落了王紫君，只要她进了自己的门，他一定会热情地招待她，和她聊天。这王紫君确实乖巧，待二人逐渐熟悉了以后，她有时便帮忙做起诸如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了，甚至帮他洗衣服。这可以看做是她有意识地想亲近余非，但也完全可以认为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举动，因为对于一个做惯了家务活的女孩来说，偶尔帮一帮忙是一件平常的事。余非的认识更多是趋于后者，他认为王紫君原本就是这样一个人讨人喜欢的乖巧的邻家妹妹。

两人尽管如同兄妹，相处得也还算融洽，但却并非风平浪静。这不，处了没多久，就出问题了。

由于王晓慧市长外出招商，要过好几天才回来，这王紫君便像放了假一样，天天到余非这儿帮忙干活，比如做饭拖地洗衣服之类。可问题就出在洗衣服上。这天吃过中饭，王紫君拿过余非丢在床边的衣服准备去洗，余非照例推辞道：“你回去午休吧，还是我自己来。”王紫君莞尔一笑，并不答话，径直走到阳台上洗衣池边。余非只得由着她去，自己则坐在客厅看电视。但还没过多久，阳台那边竟传来“嚤嚤”的哭声。余非很纳闷，以为听错了，但仔细一辨认，吓了一跳：这不是王紫君在哭嘛！余非赶紧起身来到阳台上，只见王紫君对着水池痛哭不已，旁边是信封、摊开的信纸和一张照片，由于都被水打湿了，上面字迹有些模糊，但还是完全可以辨认清楚。余非顿时明白了，昨天接到女友叶仙儿从北京发来的信和照片，自己放在裤兜里一时疏忽没有取出来，没想到让王紫君看到了。

叶仙儿在信中简要写了她在北京的近况，诉说了对余非的思念。她说为了理想她放弃了与余非两年的恋情，到医院打掉了两人爱情的结晶，真的不知是对还是错，因为她总也忘不了与余非在一起的时光，但要想回头又不可能，她必须沿着既定的目标奋力前行。信中附了一张她与自己油画新作的合影。

余非轻轻拍了一下王紫君的肩，问：“怎么啦？你看就看了呗，哭



啥？”王紫君好半天才回过头来，两眼泪汪汪地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余非吃惊不小：“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，骗了你什么？”王紫君又哭了：“你还不承认，你和你爸爸合伙骗我，说什么在学校只顾着学习，从没谈过女朋友，可你不仅谈过，还和人家有过孩子，呜呜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余非想起父亲上次来这里时确实向王紫君这样说过，一时语塞。但即便如此，她又何必要这样伤心呢，难道……余非不难想象，这姑娘莫非真的对自己动了那种男女之情？

余非想解释什么，可王紫君却情绪有些失控，一转身跑开了。她出门后进了自己的房子，任由余非怎么敲也不开门。余非怕楼上楼下听见会有议论，敲了一阵无效后只得返回，坐在沙发上叹着气。

自此，王紫君不再和他说话了，更别说进他的屋帮他干家务。这让余非很沮丧，总想找个机会跟她好好聊聊，消除她心中的怨恨。但王紫君似乎彻底看穿了他，一见他想和自己说话，便赶紧躲开，根本不予理睬。久而久之，余非也失去耐心了，心想这死丫头还真绝情，算啦，你爱理不理吧。

余非仍旧按部就班地工作，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自己在宣传部理论科也待不下去了。那天部领导找到他，说你有了新的工作安排了，余非以为是什么好事，因为游副部长面带微笑地望着他。“什么新的安排？”余非问。游长江说：“组织上准备将你调到市社联去。”“啊？”余非张大了嘴，半天没有合上。他不会不知道市社联是一个更冷门的去处，而且是事业单位，看来自己又一次被抛弃了。可自己能有什么说的呢？不接受也得接受，一句“组织上的安排”足能将一个人压死。

余非变得更加沉默了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他知道自己没犯什么错，因此无法找寻扭转局面的突破口，他变得很迷茫，甚至想一走了之。但一想到自己这公务员的身份得来不易，如果就此放弃了，今后说不定会后悔。“管它呢，反正到哪也少不了我的工资。”无奈之下，余非只有这样自我安慰。

余非调离宣传部，只有一个人很难过，那就是理论科爱炒股的吴盛。有一天他到市社联串门，对余非说：“哎呀，老弟你走后又把我推入苦海啦，

很多材料堆在我的办公桌上等着我去完成，真是烦死了。”余非只得苦笑，

“老兄，我是很想帮你分忧的，可惜部领导看不上我，硬把我发配到这里来。”吴盛也叹气，二人说着说着便到了中午，因此相邀一起去餐馆吃饭。

余非说：“你是宣传部唯一还想着我的人，我请你吃一顿，以示谢意。”

两人都喝了一点酒，也说了不少的话，对于吴盛说的人长人短的话，余非并不感兴趣，唯一让他在意的是这句：游副部长虽然不太欣赏你，但让你到市社联倒真的不是他的主张。余非忙问：“那会是谁？我在部里就真的那么不讨人怜吗？”吴盛仍摇头，“不是咱部里的领导。”余非更加糊涂了，还有谁会盯上自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干部？

吴盛喝了口酒，涨红着脸说：“我也只是听说，将你调离宣传部，好像是王市长的授意。”“啊……”余非不相信，“怎么可能？王晓慧市长干吗要这样做？你到底是听谁说的？”吴盛见余非这么激动，解释道：“我真的只是听说，不一定准，至于听谁说就别问了，好吗？”余非无奈，只得放弃追问。

05

吃罢，余非心事重重地往回走，在楼梯口路遇王紫君，只见她冷冷地看了自己一眼，让余非顿悟：一切皆因这丫头片子。但让余非疑惑不解的是，自己与她并未有爱情的约定，更没有享受过她的肉体，只是父亲的几句不实之言，难道就真的让她欲除之而后快吗？再说，王晓慧堂堂一市之长，难道就会因为保姆的这点小事而和自己这样一个小干部过不去？实在是无法理解啊！

但事实是明摆着的，吴盛所说绝非空穴来风。他为什么不说别人，偏偏说王市长，而自己恰恰和她的保姆闹过不愉快。由此看来这保姆在她心中



的分量不小，远重于一个远房亲戚的感情；抑或是王市长无比霸道，容不得半点对她的不敬，哪怕是她的普通小保姆遇到一点点伤害，也要出头予以报复。

那她也太不人道了。余非越想越气愤，她怎么可以是这样一个人呢？有几次，余非都想敲开王晓慧的大门，问问这位市长大人何故如此，但又缺乏足够的勇气。他虽然就住在王市长的对门，但由于平时少有接触，与她的距离仍然遥不可及。而遥不可及的距离自然让他望而却步。

机会总算来了。市社联准备召开一个较大规模的理论研讨会，向市政府打了一个15万元经费的报告，但由于王市长公务繁忙，行踪不定，一时很难找到她的人。余非见社联主席黎广很是着急，便自告奋勇说帮忙将报告递到王市长手中。黎广知道余非住王市长对门，想想让他呈送可能更便捷，因此答应了。

余非的用意当然不只是一定要递个报告，而是想借此堂而皇之地找市长一次，顺便问问自己的事，他不甘心这样糊里糊涂地被从市委宣传部一下“贬”到了市社联。

好几天都没有等到市长回来，让余非疲惫不堪，可见透过防盗门猫眼一直盯着外面是很累的。让余非奇怪的是，不仅难觅市长踪迹，就连王紫君也似乎有两天没出现了，她们去哪了？

总算等来了那有些独特的脚步。尽管脚步声常常误导他，让他急急忙忙赶到门口，可从猫眼朝外望去，却又是楼上的什么人打这楼梯经过。但余非宁肯再错一次，也要朝外望一望。还好，这次没有出错，门外之人正是王晓慧市长，她正掏出钥匙在开门。

余非想，难道王紫君真的走啦？要不然王市长只要按门铃就可以的，里面立即会走出迎她进门的王紫君。或者王紫君此时睡了，王市长不想吵醒她，因为此时说早不早，已是晚上九点多快十点了。

自己要不要去找她呢？余非一时拿不准主意，这么晚了去打扰人家，肯定是不礼貌的。但转念一想，她为了一点小事就调离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已经不是礼貌的问题了，而是霸道了。再说，黎广主席还盼着自己早些将报告呈